

徂徠集稿

廿四



書懷二字

題例

又字

何者



俗人

三

資身
田暢良



戲
戲
風

書牘

與墨君微

足下臨別所留者三體耶其擬七子詩則足下從五
馬西征在途登眺以及造其邦宴筵之渥侍從之盛
王劉應徐即其人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已
然非不佞野人所能屬和者焉易水一歌誦之殆乎
不能為懷也歎戲不終曲而輟者數矣夫誦尚不能
何況和乎故惟敢和其三絕句輒輒之響亦唐高李
之流亞歟足下僻生海西所乏師交意其何從而得
之蓋肥距宰府不遠豈古昔名公鉅卿所播遷以徇
徕之其流風遺韻以被及今日者然歟君微足下善

自勉之哉。愈益昌大其令圖。庶有以副阿蘓旁礴之
勝已。別後坐拮据。勝生後事甚苦。書是以緩也。數君
書。萱君詩卷附緘中。與見達焉。萱君才亦美。足下戒
其不讀宋詩。詩必進餘。不贅時暑甚。千萬自愛。

又後畢君微

是歲春寒殊甚。暨二月梅始華。忽憶清容。則接足下
臘月書。得審平安狀矣。承惠華製各色墨二餅。形模
雅甚。摩挲久之。殆不忍試其色也。聞購得十三經讀
之。夫文章經國大業。雖有作者。莫不根極詩書。為足
下其勉諸。祇別後不得奉一詩。豈孔云之樂所奪耶。
何迺金玉而音也。抑將所詠多玉臺之體。不堪遠示
耶。又聞五馬之東在近。而足下復祇從扈從。乃將因
觀清容。反憶梅花哉。萱君亦來哉。臘月作報。震菴書
無便未寄。冀諸械中伏乞致之。千萬自愛。不備。

又與墨君微

足下果以明後日發耶。遂爾千里如何可言。所示烏棲曲以下十一首。總是佳境。往往入妙。祇乏豈弟溫藉氣象。是自足下境地。是以為齊梁優而為開天難耳。思所以變之哉。拙和一首。聊摠衷曲。硯銘電勉。塞責副啓封套。合六附上作樣。令兄所命拙字三希及箏笛譜傍注指法。亦有一二差誤處。皆悉注改。震菴書屏山書及詩卷序。伏乞賚致。時漸暄熱。在路加餐。食不備。

六樣

又

得書如面，茲知足下一路平安，寶眷完聚，深可欣慰。此土無暑，及秋乃酷，亦足知各在天一隅，也不佞雖疾，生亦足過日了。西歸後，諸作琅玕，可誦其可商者，往其勞也不備。

又復墨君微

去冬以來，辱足下書者三，烟瓢帝匹種之嘉貺，難然在案。何謬愛之至此，非方其時不佞乃有六諭衍義之役，日趨執政者之庭，腰腹如杯圈，困頓之餘，歸乃偃卧一室之中，氣息厭之焉，是其所以書札廢絕，獲罪故人也。而足下不罪是問，賀則從之，蓋不佞嘗所爭於執政者之前者，亦刀筆末事，草野常態耳。迨族事畢，拜賜殿上，執法在座，禮官行事，示國臣恒例耳。而傳聞者乃謂干預經國大計，恩意甚優，賀聲四至，深自慙，足下亦豈以此邪？夫匱王者，豈求速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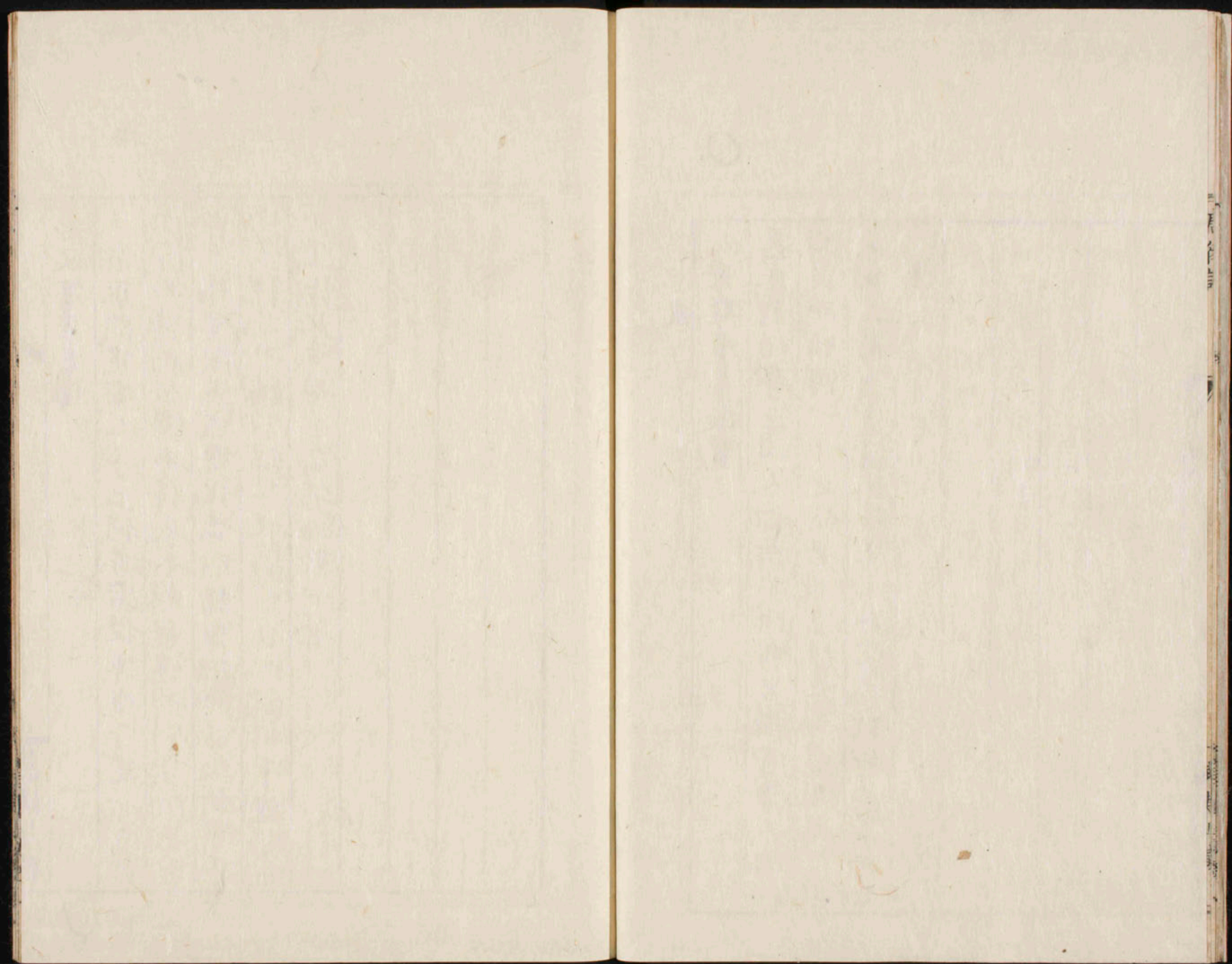
若夫區々文墨之役，豈賀云乎哉？承示詩若干篇，悉臻妙境，初意足下才氣翩翩，頗似不受聲律之拘及。閱今作，整栗莊嚴，非復昔日之比。所謂多病還於詩律細者，其不誤不佞而後知者明矣。祇林亭黃花作胡沙行，未經鍛鍊，亦自當了之也。大抵吾黨之士，東壁既歿，詩唯服平二生與足下耳。宇宙茫茫，唯唐明與今而世不數人。天之生才，豈不難乎？唯足下自愛，不盡。

艱

微

又與復書君微書

甚多哉！俗事之困人也，所不得報君微書者二焉。六
悅月而始得一日之閑，君微豈信之哉？君微足下風
氣日上，萬千自愛，不佞劣之無它疾，歌行二篇悉之
不備。



又答墨君徵

按

日者承問建安七子出何書案從軍唯子建一首餘子皆弗傳而公譙無偉長未審靈運時別有所見否也于鱗實擬議成變化蓋取諸懷抱與古人合契耳以余觀之于鱗不讓子建謝客自謝客何干建安足下宜識此意要不為英雄欺可也

按

足下書致自依氏之所而依氏病故遂以稽滯又值本藩獻

前朝實錄不佞祇役刀筆者以至今年耳力疾供事凡百皆廢是其所以久不報德音故也頃者因數君見訪而譚及足下之事乃悟不佞負足下者罪亦大矣哉僅過半百精神恍忽不復人理不佞可謂天下棄物矣急修短檠托諸數君以申負荊之義也惟足下宥恕

抄
〇

與惟遠園中瀨君書與中文山

客歲辱雲牋兼以貴邦物產二件真縞紵之惠也以鄙作之不文遠足玷名園而致此腆渥深增慚報蓋

又復文山中瀨君

方令弟之東也辱惠尺一兼有不韋之贈遠情之殷慇也未知不佞以何得之足下已令弟風氣日上嘯咏不乏加之二王之迹奄有之益以知足下之賢哉所恨不佞移居西郊廼與大國之邸愈益遠矣以故不能屢見令弟是已令弟傳足下之意丐不佞之字扁其亭貴野鷺而賤家鷄者足下何以復犯之也以疾故不佞

悉

未伏惟
自重餘未既

棧

○

又復中山

承賜珍贐魚惠詩箋千里之情一何繾綣如是
 也令弟在東時或過從聰慧非凡才情清麗加之
 耽志典籍風流醞籍雖都下人文所萃亦所希觀是
 蓋名家世德鳳產丹穴實信然哉乃以切磋枉蒙相推
 為之汗顏不知所言鄉者承托扁字不佞素昧八
 法時或酣餘乘興弄筆偶有狂態遂惹虛名傳播遐
 邇以故執志拒絕殊不作字但以令弟款好不違
 所求耳是自餘事豈謝云乎哉鴻信路遙暑往寒

棧

口

先邦

聞

足下奉

候攬輦兮西歸矣亡論

復西肥萱野

喪之悲方諸罔極乃跋山涉海殆將三千里是其

夢何可言乎當斯念遽之際辱弗遐棄賜以尺牘妮

々相屬辭義駢摯何其有意於斯文者自阿蘓○至于此處蓋肥者西九州險阻也塞火

赫奕乎洪荒之世而自白河阿蘓名媛宇土狂夫業國風者

所口實近世清心行長諸公遺墨荒壁往往字有之

五霞幽邃不啻桃源而

貴

邦士人水間者，為不佞姑之女之子，則土風民俗，山川草木，諸說偉環奇之跡，素嘗得聞梗槩乎其家焉。以故不佞雖僻在東海，亦或時々夢游乎其中者。不復一日矣。足下官暇，倘能徜徉於壑壑名勝之地，詠詠所至，斐然成章，遠以相示，則不佞雖不敏，安能不揚揚其一二，以酬來美也。況乎義宦鄉已具言。

布衷惟

足下鑒察，時下春寒，自重不備，頓首。

復肥文學水屏山

去歲辱接華槭，茲奉德音，伏惟足下經明行修，膺選雄藩，木鐸一邦，垂範後進，加之令郎岐嶷，詩禮承訓，蘭玉發祥，克迓茂昌，祇以海山漫闊，瞻望難及，而况僻情自分，阻交大方，一時譽髦，昧其平生，豈不聾瞶愈慙哉。忽蒙不鄙千里修問，傾心瀝膽，假之褒獎，弁言之役，特見委囑，轉增赧汗。內省則疚時值宿病，輒發，不即奉答，罪譴維多，有負遠誠。經夏涉冬，病少得差，黽勉翰墨，聊酬來意，寧能萬一卜衛庶幾皇甫，亦惟蒹葭玉樹足覽形穢耳。伏冀亮察，不

盡所言

又復肥其學水者書

辱惠華翰併以佳茗感謝何已伏知橋梓無恙教授
弗勸深堪忻慰鄉呈鄙序病餘所裁醜陋殊甚乃承
見謝極其推服倍加愧歎吁千里渺茫良覲何日臨
書悵然謹且裁復不佞八月十一日

孔擲下護園夫子前夫子吹笙不解笛偃蹇伏枕只

復水神童

附別幅

數年前韓使之役得見足下所稱詩等公書中業已
奇之尚謂博士家髫年試業故自尔茲辱尺一方
信足下為海內豪杰夫其鄉往之殷推服之深初
疑以吾一日長乎尔而它邦之人莫有相識之雅飾
言修文礼豈得已乎哉推而察其措辭之際文章所
挾獲精神所渙發蘓山降靈亦何瑰奇麗特若是其
尤乎予不佞倡孝東方殆且二十年妄不自揣揭天
下為之先則同志君子相共翔集六藝之林步驟
驟固_竭吾思而克肖焉者何幾矣足下迺從數千里

後百後

○

竭

之外。窺諸一二箱牘之末。僅出一旦之力。輒便有之。
自非穎悟天授。則精誠所格。神其通之。未書所謂師。
襄之琴。羹牆之喻。豈虛言哉。義有攸當。各言其志。仲。
丘不為僭。文王不可謙。明大將軍咸子曰。豪杰士。開。
口見肝膽者。毋乃足下之謂歟。伏惟世際昇平。融詔。
之化。洋溢寰區。元氣所蒸。茲生麟鳳。維帝之力。于我。
何有哉。四海無外。列國兄弟。何況千里比肩。存乎其。
人。豈彼此之足言哉。祇君子所貴於道者。孝心。非村。
也。自今以往。其務博學。無方。資友有類。虛以容之。默。
以養之。循之勿速。期於晚成。春秋之富。如岳如川。令。

聞日興。深之其末。是區區老耄之言。所以酬來意者。為。
尔。既見其心。遠謂之何。未覩其面。豈以為途彼美西。
方。佇立以望。若夫承伺件之。布諸別幅。不備。

承伺——
承伺——

۷۳

お、昔、流、行、工、書

承何詩書禮樂易春秋謂之六經又謂之六藝蓋昉於七十子以後也九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文王世子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造士是孔子以前士子所學止於四者若夫易與春秋則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它邦所無而自孔氏以後乃士子得通習者審矣故其稱經稱藝皆後世之事已但觀三年視離經則經之名古有之指本業言之凡經之言簡衆義所蘊塞猶經持緯廼以經常解之非矣詩大序小序一篇之文也析而二之亦

非矣。且序者詩傳也。蓋詩緣人情，或出田畝紅女之口，豈須訓詁，且無義理可言。故解詩者，序其事由而足，是所以謂之序也。後世操觚之家，有序記贊銘種之體，人徂其所見，乃謂序非傳也。詩當別有傳也。今所傳大小序七十子以後儒者所為，未可識其為誰某，其源或出於子夏，亦未可知。要之亦不無傳會焉。至於書序，則膚淺乃下。詩序一等，足下所見可謂晰矣。祇尚書之名，古無它書，故得專書之名。迨於戰國時，大學引楚書，晏子引紀有書，惠子多方五車，寔繁，故加尚字別之耳。家語亦出孔門，但載筆有工拙。

亦

故此諸論語殊覺其劣。弟子本姓類，豈王肅嫌其少，附以它書欤。春秋三傳，其說甚長，畧而言之，尤傳即魯春秋是已。丘明魯史，故春秋存於其家。孔子作經，猶史記有年表，資治通鑑有目錄，是自聖人特筆，然亦必與尤傳相須而行者也。故尤氏謂之春秋，而所謂之傳可以見已。或一二有解經之文，而後世所如耳公穀二家相傳出，自子夏子貢是或然。然古人說經必施諸政事，可行當世，故不必守經文，衍縮隨意，觀於易十翼，韓詩外傳，及論語戴記引詩書者，可知已。故公穀亦非注經者。迺戰國時以春秋說於人。

加

者之言耳。漢儒隲格，遂為傳注。降至宋明，儒者皆經
生，安知孔氏之季哉？遠莫訓親疎，亦漢儒相傳之義
也。其實遠訓主，莫訓定，無遠者，無所專主也。無莫者，
無所一定也。以為無親疎者，自比字生比者，親也。故
三國志亦以為無所親疎之義。墨生所傳說，不的所
以致足下之疑也。大氏學經，所以求知道也。道之大
端二曰禮曰義。禮聖人所立也。義亦聖人所立也。故
季道求知義焉，苟能知義，則治天下國家，其如示
諸掌乎？後世古言不明，認理為義，由是而儒者之言
蔓衍自恣，無所不至焉。是予不佞所以悲也。千歲墮

故

聰

矣。六經闕焉，其時與事，安能可一々知乎？故世之治
經者，字為之詁，句為之解，皆勢求賜諸口舌，使人
信者也。非欲施諸政事，平治國家者也。穿鑿附會，宜
哉！足下思諸，方今國家崇道，文章大興，予不佞猶矣。
莫有進取之志，妙年英寸，往其勗哉！

又答西肥水秀才

附答同

墨君徽致足下書。篚寶將之。深荷遠忱。大邦君子。其
何弗忘區區。之至此也。數年前。不佞既已識足下於
幼年之日。今再接書。果爾規摹宏遠。大非海內諸名
家所能及矣。不佞六十之年。閱寸多矣。而未有足下
者。殆使不佞誦之。不覺疲焉。是雖不佞言。則有中乎
亦草木臭味耳。足下之推不佞亦爾。則豈必徒為之
謙讓。不敢當。以學世中行之士邪。嚶嚶思古。雖仲尼
之時。尚且難其人。況今日乎。世代久遠。載籍湮沒。點
乎。宅無所見。琴張原憲。乃能作論語。以明聖人之德。

於万世而六經七矣其功豈必游夏丘明之下哉足
下善自愛愈益積學廊大以俾老耄之言有徵乎則
不佞所望也雖然足下之才得諸國家昌運與大邦
山川之精爽豈容不佞言乎夫士之生世也無所用
於今亦虛生耳然苟不通古必不能知今後世君子
負當世之志而才不蔽志者皆不通古之愆也才雖
稟諸天乎亦必成於學故曰通古知今老之善言也
古今邈矣能一之者其唯豪杰之士乎仲尼之所以
思狂者是已足下其繹之足下詩益肖太白但太白
學樂府足下其察之承伺數道以見足下之學既能

得其大者焉亦好古之效也不佞之為對盡心焉耳
矣足下其覽之學伺之道不佞與有一日之長也故
敢以酬足下盛意時暑盡秋深益見道路阻且脩哉
不備

足下想既冠而字為何請見教以便称呼

承伺 一 三 五 八 九

おき、次
行エ、
○う
除千
き、

附錄

十七

萬一考粹

漢承楚風。辭賦始盛。迨於五胡猾夏。而古今之言。遂判。佛老清談乘之。士遂鄙經術。而事辭藻。隋因之。設科舉。而下迨宋明。士非此不得顯仕。中間雖韓愈倡古文。程朱二公倡古學。亦皆以今言視古言。而郡縣法律科舉者。時王之制也。不可得而違焉。人生其世。耳目爲積習所錮。則經術吏治。文士武人。至今不可得而合焉。要之其德與材。不從詩書禮樂來。而經術政事文章。皆與世推移。滔滔乎莫能返故也。士之生於今。禮殘樂亡。無如之何。苟非聖人復生。孰能制作。故學者唯能涵濡于詩書與禮。優游厭飫。久而化之。

指槌也。如孔子以前。則詩存人口。禮樂皆以人傳之。所謂文武之道未墮地而在人者是也。是皆未嘗有書者審矣。而禮之有書。自孔門始。其事見戴記。今觀儀禮十七篇。直錄升降進退器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儒所見。則所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亦譜已。祇古譜亡。失故謂樂亡者。不可謂非也。詩亦至孔門始載。諸簡策書則史官所錄。自古有之。蓋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得專書名。論語易傳左氏戴記家語孟荀晏墨諸家所引詩書。與今存者適同。則其爲古經。豈容疑乎。足下紬詩爲琴歌。紬書爲古史詩。

乃彈琴可歌。書亦史官所錄。豈足以此病二者邪。至於以書爲文字之學。則大不然矣。論語曰。何必讀書。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孟子曰。盡信書。豈可以文字之學爲書哉。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傳。故孔門傳之。而其實非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孟荀墨墨諸書。不多引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足下之疑莊子經解之言。亦與不佞符。周禮則周官。然禮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以經紀天下全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左氏所稱是禮也之類。可以想焉。世儒泥五禮

習以成性。而德慧術知由此以出。則其所見濯然習俗渙忍之中。庶足以弗悖耳。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不佞謂詩書辭也。禮樂事也。義存乎辭。禮在乎事。故學問之要。畧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微。議論之精。則有所憑據。可識後世紕繆所在焉。不爾。徒以已之心與理言之。泛然莫有底止耳。然世自好者。多謂古自古。今自今。何必學古。自以爲達殊。不知古有聖人。而今無聖人。則其所爲。今誠弗誣。而其能弗悖聖人之道者。吾未之信。其人自以已之心斷之。謂是弗悖古聖人。則其人自以爲

聖也。豈不妄乎。乃溺其所習。往往乎語之。不能通。故不佞未嘗爲人言之。惡爭也。今足下所見。與不佞符。故詳言之爾。

○承問。禮樂古未必有書。以樂正四術。四教証之。是亦卓見。足破後世膠固之習。不佞嘗謂四教云者。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度數。樂則歌舞。八音。其爲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挾策爲教者比。後世乃專以讀書講理爲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如以詩爲勸善懲惡之設。以金聲玉振疑爲樂經殘節者。信如足下所

六樂之言而止。以吉凶軍賓嘉爲盡乎禮。殊不知五禮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目。非盡乎禮也。此意考于戴記自明矣。以此觀之。周官之爲周禮。亦古言無疑。不佞之求古。必以事與辭。事則莫詳於三禮。故不佞以爲士不通三禮。不足以爲好古也。

○承問。左傳魯左史作。非丘明。明儒亦有此說。按丘明作左傳。其說尚矣。論語左丘明亦同人。古來無異說。乃宋儒泥韓愈浮誇之言。而疑耻巧言令色者非其人。由此而後。異說紛如。蓋六經之外。文章之妙。無過左傳者。古之文章。乃先王禮樂之化所生。故其絢

爛乃爾。如左傳易傳禮運樂記是也。至於孟子時禮樂之化漸漓其辭質勝是爲變調。韓祖孟子務去陳言故貶左氏爲浮誇。此文人競長常態豈足援以爲斷哉。宋儒皆韓奴隸其所見正同以不佞觀之所謂巧言者乃變亂是非以惑聽者之謂。吾未見左傳有之。孟則有之。大氏古來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強辨其非古書皆廢適見物矣已。足下所引竊比於我老彭同類者誠然。然又有我與汝有是哉願爲之宰之類竊比云。我云尊崇甚至者自非丘明四矣。

○承問律曆古法甚簡甚愜鄙衷不佞好樂由是推覈聲律之說頗得盡其蘊。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律本以人音爲準。後世乃以尺度累黍求之所以失也。今本邦所傳黃鍾乃古黃鍾誠如足下之言樂家有譜試唱之則知人口中之音最濁者爲黃鍾何必紛紛如三分損益亦大繁言之何則必以耳聽乃定也。如後世以尺度截律管必有毫忽之數目不能睹乃不能截將何益乎。故古來大槩言之者反臻妙理也。如蔡西山變黃鍾亦妄說何則律有十二者以隔八相生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若以

變黃鍾則其數至數十百千萬莫有底止。其以爲十
二者。非自然之數矣。其誤起自不識圍數已。又如本
邦一越最長。則有說存矣。古歌吹殊調。歌黃鍾必吹
一越。故堂下樂以爲記號。後人不識。直以爲律名。故
爾樂家此類極多。不足怪已。旣以一越和黃鍾。則其
管最長。亦其所也。曆不佞未之學。然以臆道之古法
必簡易。觀於堯命羲和分處四方。以親驗合不隨而
改之。不亦簡乎。後世必求以法盡之。然愈精愈舛者。
以其人所推驗。不過三四十一年之久耳。必得數百千
歲之壽。目擊親見。而後得其梗槩。此乃世所無。故堯

典聖人之智。乃爲至矣。授時曆世所推崇。然僅以三
四十年之推驗者。與它曆同。是以不佞未之能信。如
歲差。古來未有定數。以不佞思之。日月有盈縮。一年
而復初。故曆家能言之。如歲差。安知其非天之盈乎。
自堯至今日。人見其盈而未見其縮。安知數千歲之
後必不縮乎。何則。天地日月皆活物也。又授時法已
往歲增一。將來歲減一。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算盡
時何如也。大氏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吾處其中間。以
蜉蝣之年。量之。其愈精愈舛者。以此。

承問書數二技。誠民用之大者。如足下之言。但六

菰之書識字形與音耳。豈後世書學者流比哉。然禮樂主觀美。考工記所載鍾簋諸器。亦欲精工。則字形微惡。古亦當論之。定其工拙。是常情也。不佞觀博古圖所載鼎彝古文。其古雅不可言。較諸後世名書家篆籀迥別。譬諸近體李杜詩。與三百篇。非不美矣。只好尚不同耳。如字學者流。不佞所惡也。其辨正偽。數偏傍。甚拘矣。甚者如正字通諸書。乃至於止注譌字。而不注為何譌字。字音轉者。亦以已心掃而去之。是安在其為字書乎。魏校六書精蘊。以點畫說性命之理。鑿哉。是皆不識六書本旨者。其陋可醜。數學亦不

佞未之學。然觀於今數學者流。設種種奇巧。以誇其精微。其實無用於世。故知古法必簡也。且如圓率。乃積方以測之。雖積至數萬。亦有數萬微塵弧。不入算。豈足為圓率哉。往歲清人獻朱載堉樂書。朝廷俾不佞考閱。中有圓率。本諸周禮周髀。其法如可據。然未審其如何。

○承問孔孟之稱。是宋儒所初也。韓愈始尊孟子。然尚猶以荀揚並稱。至於宋儒躋其人於孔子。婉其書於論語。而孔孟論孟為儒者常言。昉于此也。其說蓋本諸道統。而道統之言。古無之。毋乃倣浮屠乎。夫子

路者曾子所畏也。後世躋曾子四配而坐。子路廊廡
鄉黨尚齒。學校序齒。曾子之神其享諸。後儒乃以已
之心黜陟古人。不佞則謂之僭妄已。



